

局方发挥

朱丹溪着

无或曰：仲景治伤寒，着三百一十三方。治杂病，着金匱要略。曰：二十有三门，历代名方，汗牛充栋，流传至今，明效大验，显然耳目。今吾子致疑于局方无失，乃之谬妄乎。予曰：医之视病，问证已得病之情矣。然病者一身血气有浅深，体段有上下，脏腑有内外，时月有久近，形志有若乐，资禀有厚薄，能毒有可否，标本有先后，年有老弱，治有五方，令有四时，某药治某病，某经用某药，孰为正治反治，孰为君臣佐使，合是数者，计较分毫，议方治疗，贵乎适中，今观局方，别无病源，议论止于各方条述证候，继以药石之分两，修制药饵之法度，而又勉其多服常服久服，殊不知一方通治诸病。似乎立法简便，广络原野，冀获一免，宁免许学士之诮乎。仲景诸方，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，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，必于是而取则焉，然犹设为问难，药作何应，处以何法。许学士亦曰：我善读仲景书而知其意，然未尝全用其方。局方制作，将拟仲景耶。故不揣荒陋，敢陈管见，俛蒙改而正诸实，为医道之幸，今世所谓风病，大率与诸痿证混同论治，良由局方多以治风之药，通治诸痿也。古圣论风论痿，各有篇目，源流不同，治法亦异，不得不辨，按风论，风者，百病之长，至其变化，乃为他病。又曰：善行数变。曰：因于露风。曰：先受邪。曰：在腠理。曰：客。曰：入。曰：伤。曰：中。历陈五脏，与胃之伤皆多汗而恶风，其发明风邪，系外感之病，有脏腑内外虚实寒热之不同，若是之明且尽也，别无瘫痪，痿弱，卒中，不省，僵仆，喎斜，挛缩，眩晕，语涩，不语之文，新旧所录，治风之方，凡十道，且即至宝丹，灵宝丹。论之曰：治中风不语，治中风语涩，夫不语与语涩，其可一例看乎？有失音不语，有舌强不语，有神昏不语，有口禁不语，有舌纵语涩，有舌麻语涩，治大肠风秘，秘有风热，有风虚，曾谓一方可通治乎？又曰：治口鼻血出。夫口鼻出血，皆是阳盛阴虚，有升无降，血随气上越，出上窍。法当补阴抑阳，气降则血归经，岂可以轻扬飞窜之脑麝，佐之以燥悍之金石乎。又曰：治皮肤燥痒。经曰：诸痒为虚，血不荣肌肤，所以痒也。当与滋补药，以养阴血，血和肌润，痒自不作，岂可以一十七两重之金石，佐以五两重之脑麝香桂，而欲以一两重之当归和血，一升之童便活血，一升之生地黄汁生血，夫枯槁之血果能和而生乎？果能润泽肌肉之干瘦乎？又曰：治难产死胎，血脉不行，此血气滞病也。又曰：治神昏恍惚，久在床枕，此血气虚弱也。夫治血以血药，治虚以补药，彼燥悍香窜之剂，固可以劫滞气，果可以治血而补虚乎？润体丸等三十余方，皆曰治诸风，治一切风，治一应风，治男子三十六种风，其为主治，甚为浩

博，且寒热虚实，判然迥别，一方通治，果合经意乎？果能去病乎？龙虎丹，排风汤，俱系治五脏风，而排风又曰风发，又似有内出之意，夫病既在五脏，道远而所感深，一则用麻黄三两，以发其表，一则用脑麝六两，以泻其卫，而谓可以治脏病乎？借曰：在龙虎，则有寒水石一斤以为镇坠，在排风，则有白朮当归以为补养，此殆与古人辅佐因用之意，合吁脏病属里而用发表泻卫之药，宁不犯诛伐无过之戒乎？宁不助病邪而伐根本乎？骨碎补丸，治肝肾风虚，乳香宣经丸，治体虚，换腿丸，治足三阴经虚，或因感风而虚，或因虚而感风，既曰体虚，肝肾虚，足三阴经虚，病非轻小，理宜补养，而自然铜，半夏，葳灵仙，荆芥，地龙，川楝，乌药，防风，牵牛，灵脂，草乌，羌活，石南，天麻，南星，槟榔等，疏通燥疾之药，居补剂之太半，果可伤以补虚乎？七圣散之治风湿，流注活血。应痛丸之治风湿客肾经，卫汗以散风，导水以行湿，仲景法也。观其用药，何者为散风，何者谓行湿，吾不得而知也。三生饮之治外感风寒，内伤喜怒，或六脉沉伏，或指下浮盛，及痰厥气虚，大有神效。治外感以发散，仲景法也。治内以补养，东垣法也。谁能易之，脉之沉伏浮盛，其寒热表里虚实之相远，若水火然，似难同药，痰厥因于寒，或能成功，血气虚者，何以收救。已上诸疑，特举其显者耳，若毫分缕析，更仆未可尽也。姑用寘之忘言。

无或曰：吾子谓内经风论，主于外感，其用麻黄桂枝乌附辈，将以解风寒也。其用脑麝葳灵仙黑牵牛辈，将以行凝滞也。子之言过矣。予应之曰：风病外感，善行数变，其病多实少虚，发表行滞，有何不可，治风之外何为，又历述神魂恍惚，起便须人，手足不随，神志昏愤，瘫痪辘曳，手足筋衰，眩运倒仆，半身不遂，脚膝缓弱，四肢无力，颤掉拘挛，不语语涩，诸痿等证，悉皆治之，考诸痿论，肺热叶焦，五脏因而受之，发为痿躄，心气热，生脉痿，故胫纵不任地。肝气热，生筋痿，故宗筋弛纵。脾气热，生肉痿，故痹而不仁，肾气热，生骨痿，故足不任身。又曰：诸痿皆属于上，谓之上者，皆病之本在肺也。又曰昏惑，曰癡，曰瞽闷，曰瞽昧，曰暴病，曰郁冒，曰矇昧，曰暴瘖，曰瞽瘖，皆属于火。又曰：四肢不举，曰舌本强，曰足痿不收，曰痰涎有声，皆属土。又礼记注曰，鱼肉天产也，以养阳作阳德，以为倦怠，悉是湿热内伤之病，当作诸痿治之，何局方治风之方兼治痿者，十居其九，不思诸痿皆起于肺热，传入五脏，散为诸证，大抵只宜补养，若以外感风邪治之，宁免实实虚虚之祸乎，

无或曰：经曰：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。诸暴强直，皆属于风。至于振振不能久立，善暴僵仆皆以为木病，肝属木，风者，木之气。曰掉。曰掉振。非颤掉乎？曰眩，非眩运乎？曰不能久立，非筋衰乎？非缓弱无力乎？曰诸暴强直

，非不随乎？曰善暴僵仆，非倒仆乎？又曰瞽闷，曰瞽昧，曰暴病，曰郁冒，曰瞤暴瘡，曰瞤瘕，与土交，所谓属肝，属风，属木之病相似，何为皆属于火，曰舌本强，曰痰涎有声，何为皆属于土痿，论俱未尝言及，而吾子合火土二家之病，而又与倦怠并言，总作诸痿治之，其将有说以通之乎。予应之曰：按原病式曰，风病多因热甚，俗云，风者，言末而忘其本也，所以中风而有瘫痪诸证者，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，亦非外中于风。良由将息失宜，肾水虚甚，则心火暴盛，水不制火也，火热之气郁怫，神明昏冒，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。亦有因喜怒思悲恐，五志过极而卒中者，五志过热甚故也，又原病曰：脾之脉，连舌本，散舌下，今脾脏受邪，故舌强。又河间曰：谓膈热甚，火气炎上，传化失常，故津液涌，而为痰涎潮上，因其稠粘难出，故作声也。一以属脾，一以为胃热，谓之属火与土，不亦宜乎。虽然岐伯，仲景，孙思邈之言风大意，似指外邪之感，刘河间之言风，明指内伤热证，实与痿论所言，诸痿生于热相合，外感之邪有寒热虚实，而挟寒者多。内伤之热皆是虚证，无寒可散，无实可泻，局方本为外感立方，而以内伤热证混同出治，其有害也，似非细故，

无或曰：风分内外，痿病因热，既得闻命矣。手阳明大肠经，肺之腑也。足阳明胃经，脾之腑也。治痿之法，取阳明一经，此引而未发之言，愿明以告我。予曰：诸痿生于肺热，只此一句，便见治法大意，经曰：东方实，西方虚，泻南方，补北方。此固是就生克言补泻，而大经大法不外于此，东方木，肝也。西方金，肺也。南方火，心也。北方水，肾也。五行之中，惟火有二肾，虽有二水，取其一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。故经曰：一水不胜，二火理之。必然肺金体燥而居上，主气畏火者也。脾土性湿而居中，主四肢，畏水者也。火性炎上，若嗜欲无节，则水失所养，火寡于畏而侮所胜，肺得火邪而热矣。木性刚急，肺受热则金失所养，木寡于畏而侮所胜，脾得木邪而伤矣。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，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，而诸痿之病作。泻南方则肺金清，而东方不实，何肺伤之有，补北方则心火降，而西方不虚，何肺热之有，故阳明实则宗筋润，能束骨而利机关矣。治痿之法，无出于此。骆隆吉亦曰：风火既炽，当滋肾水，东垣先生取黄柏为君，黄耆等补药之辅佐，以治诸痿，而无一定之方，有兼痰积者，有湿多者，有热多者，有湿热相半者，有挟气者，临病制方。其善于治痿者乎。虽然药中肯綮矣，若将理失宜，圣医不治也。天产作阳，厚味发热，先哲格言，但是患痿之人，若不淡薄食味，吾知其必不能安全也。

。

无或曰：小续命汤与要略相表里，非外感之药乎，地仙丹治劳伤肾惫，非内伤之药乎，其将何以议之，予曰：小续命汤比要略少当归石膏，多附子防风

防己，果与仲景意合，否也，仲景谓汗出则止药，局方则曰，久服差。又曰，久病，风阴晦时更宜与。又曰，治诸风似皆非仲景意，然麻黄防己可久服乎？诸风可通治乎？地仙丹既曰补肾，而滋补之药，与僭燥走窜之药，相半用之，肾恶燥而谓可以补肾乎？借曰足少阴经非附子辈不能自达，八味丸，仲景肾经药也，八两地黄以一两附子佐之，观此则是非可得而定矣。非吾之过论也。又观治气一门，有曰，治一切气，冷气滞气逆气上气，用安息香丸，丁沉丸，大沉香丸，苏子丸，匀气散，如神丸，集香丸，白沉香丸，煨姜丸，盐煎散，七气汤丸，痛温白丸，生姜汤。其治呕噎也用五膈丸，五膈宽中散，膈气散，酒症丸，草豆蔻丸，撞气丸，人参丁香散，其治吞酸也，用丁沉煎丸，小理中丸，其治痰饮也用倍木丸，消饮丸，温中化痰丸，五套丸，且于各方条或台曰，口苦失味，曰噫酸，曰舌涩，曰吐清水，曰痞满，曰气急，曰胁下急痛，曰五心中热，口烂生疮，皆是明着热证，何为率用热药，夫周流于人之一身以为生者，气也。阳往则阴来，阴往则阳来，一升一降，无有穷已，苟内不伤于七情，外不感于六淫，其为气也，何病之有，今日冷气滞气逆气上气，皆是肺受火邪，气得炎上之化，有升无降，熏蒸清道，甚而至于上焦不纳，中焦不化，下焦不渗，辗转传变，为吐，为膈，为噎，为痰，为饮，为翻胃，为吞酸，夫治寒以热，治热以寒，此正治之法也。治热用热，治寒用寒，此反佐之法也。详味前方，既非正法，又非反佐，此愚之所以不能无疑也，谨按原病式曰：诸呕吐酸，皆属于热，诸积饮，痞膈中满，皆属于湿，诸气逆冲上，呕涌，溢食不下，皆属于火。诸坚痞腹满，急痛，吐腥秽，皆属于寒。深契仲景之意，金匱要略曰：胸痹，病胸背痛，瓜蒌薤白汤主之。胸痹，心痛彻背，瓜蒌薤白半夏汤主之，心下痞气，气结在胸胁下，上逆抢心者，枳实薤白瓜蒌桂枝汤主之，呕而心下痞者，半夏泻心汤主之，干呕而利者，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，诸呕吐谷不得入者，小半夏汤主之，呕吐病在膈上者，猪苓汤主之。胃反呕吐者，半夏参密汤主之。食已即吐者，大黄甘草汤主之。胃反吐而渴者，茯苓泽泻汤主之。吐后欲饮者，文蛤汤主之。病似呕不呕，似哕不哕，心中无奈者，姜汁半夏汤主之。干呕手足冷者，陈皮汤主之。哕逆者，陈皮竹茹汤主之。干呕下痢者，黄芩汤主之。气冲土者，皂荚丸主之。上气脉浮者，厚朴麻黄汤主之。上气脉沉者，泽泻汤主之。火逆上气者，麦门冬汤主之。心下有痰饮，胸胁支满，目眩，茯苓桂朮汤主之。短气有微饮，当从小便出之，宜茯苓桂朮甘草汤，肾气丸亦主之。病者脉浮，其人欲自利，利者反快，虽利心下续坚满者，此为流饮欲去故也，甘遂半夏汤主之。病悬饮者，十枣汤主之。病溢饮者，当发其汗，宜大青龙汤，又宜用小青龙汤。心下有支饮，其人若冒眩，泽泻汤主之。支饮胸满者，厚朴大黄汤主之。支饮不得息，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。

。呕家本渴，今反不渴，心中有支饮故也，小半夏汤主之。卒呕吐，心下痞，间有水，眩悸者，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。假令瘦人，脐下有悸者，吐涎沫而头眩，水也，五苓散主之。心胸有停痰宿水，自吐水后，心胸间虚气，满不能食，消痰气，令能食，茯苓饮主之。先渴后呕，为水停心下，此属饮家，半夏加茯苓汤主之。观其微意，可表者汗之，可下者利之，滞者导之，郁者扬之，热者清之，寒者温之，偏寒偏热者，反佐而行之，挟湿者，淡以渗之，挟虚者，补而养之，何尝例用辛香燥热之剂，以火济之火，实实虚虚，咎将谁执，

无或曰：脉诀谓热则生风，冷生气，寒主收引，今冷气上冲矣。气逆矣，气滞矣，非冷而何？吾子引仲景之言而斥其非，然则诸气，诸饮，呕吐，反胃，吞酸等病，将无寒证耶，予曰：五脏各有火，五志激之，其火随起，若诸寒为病，必须身犯寒气，口得寒物乃为病寒，非若诸火，病自内作，所以气之病寒者，十无一二，

无或曰：其余痰气，呕吐吞酸，噎膈反胃，作热作火论治，于理可通，若病人自言冷气从下而上者，非冷而何。予曰：上升之气，自肝而出，中挟相火，自下而出，其热为甚，自觉其冷，非真冷也，火极似水，积热之甚，阳亢阴微，故见此证，冷生气者，出高阳生之谬言也，若病果因感寒，当以去寒之剂治之，何至例用辛香燥热，为方不知权变，宁不误人，

无或曰：气上升者，皆用黑锡丹，养正丹，养气丹等药，以为镇坠，然服之者，随手得效，吾子以为热甚之病，亦将有误耶，予曰：相火之外，又有脏腑，厥阳之火，五志之动，各有火起，相火者，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二火之火，出于天造，厥阳者，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五火之火，出于人欲，气之升也，随火炎上升而不降，孰能御之，今人欲借丹剂之重坠而降之，气郁为湿痰，丹性热燥，湿痰被劫，亦为暂开，所以清快，丹药之法，偏助狂火，阴血愈耗，其升愈甚，俗人喜温，迷而不返，被此祸者，滔滔皆是，

无或曰：丹药之坠，欲降而升，然则如之何则可，予曰：投以辛凉，行以辛温，制伏肝邪，治以咸寒，佐以甘温，收以苦甘，和以甘淡，补养阴血，阳自相附，阴阳比和，何升之有，先哲格言，其则不远，吾不赘及，

无或曰：吐酸，素问曰，明以为热。东垣又言为寒，何也？予曰：吐酸与吞酸不同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，平时津液随上升之气郁积而成，郁积之久，湿中生热，故从火化，遂作酸味，非热而何，其有积之于久，不能自涌而出，伏于肺胃之间，咯不得上，咽不得下，肌表得风寒则内热愈郁，而酸味刺心，肌表温暖，腠理开发，或得香热汤丸，津液得行，亦得暂解，非寒而何？素问言热者，言其本也。东垣言寒者，言其末也。但东垣不言外得风寒，而作收气立说，欲泻肺金之实，又谓寒药不可治酸，而用安胃汤加减二陈汤，俱犯丁

香，且无治热湿郁积之法，为未合经意，予尝治吞酸，用黄连茱萸各制炒，随时令迭为佐使，苍朮茯苓为主病，汤浸炊饼为小丸吞之，仍教以粗食蔬菜，自养则病易安，

无或曰：苏合香丸，虽是类聚香药，其治骨蒸殄，月闭狐狸等病，吾子以为然乎？予曰：古人制方用药，群队者必是攻补兼施，彼此相制，气味相次，孰为主病，孰为引经，或用正治，或用反佐，各有意义，今方中用药一十五味，除白朮，朱砂，诃子共六两，其余一十二味，共二十一两，皆是性急轻窜之剂，往往用之于气病，与暴仆昏昧之人，其冲突经络，漂荡气血，若摧枯拉朽，然不特此也。至如草豆蔻散，教人于夏月浓煎以代热水，夫草豆蔻，性大热，去寒邪，夏月有何寒气而欲多服。缩脾饮用草果，亦是此意，且夏食寒，所以养阳也，草豆蔻，草果，其食寒之意乎，不特此也。抑又有甚者焉，接气丹曰：阳气暴绝，当是阴先亏，阴先亏则阳气无所依附，遂致飞越而暴绝也，上文乃曰：阴气独盛，阴气若盛，阳气焉有暴绝之理，假令阳气暴绝，宜以滋补之剂，保养而镇净之，庶乎其有合夏食寒以为养阳之本，何至又服辛香燥热之剂乎，且此丹下咽，暴绝之阳果能接乎，孰为是否，君其算之，

无或曰：局方言阴胜，阴邪盛也，阴邪既盛，阳有暴绝之理，子之所言，与阳气相对待之阴也，果有阴亏而阳绝者，吾子其能救之乎？予曰：阴阳二字，固以对待而言，所指无定在，或言寒热，或言血气，或言脏腑，或言表里，或言动静，或言虚实，或言清浊，或言奇偶，或言上下，或言正邪，或言生杀，或言左右，求其立言之意，当是阴鬼之邪耳，阴鬼为邪，自当作邪鬼治之，若阴先亏而阳暴绝者，尝治一人矣。浦江郑兄，年近六十，奉养受用之人也，仲夏久患滞下，而又犯房劳，忽一晚，正走厕间，两手舒撒，两眼开而无光，尿自出，汗如雨，喉如拽锯，呼吸甚微，其脉大而无伦次，无部位，可畏之甚，余适在彼，急令煎人参膏，且与灸气海穴，艾炷如小指大，至十八壮，右手能动，又三壮，微动，参膏亦成，遂与一盞，至半夜后尽三盞，眼能动，尽二斤方能言，而索粥，尽五斤而利止，十斤而安，

无或曰：诸气诸饮，与呕吐吞酸，膈噎反胃等证，局方未中肯綮，我知之矣。然则要略之方，果足用乎？抑犹有未发者乎？予曰：天地气化无穷，人身之病亦变化无穷，仲景之书载道者也，医之良者，引例推类，可谓无穷之应用，借令略有加减修合，终难踰越矩度，夫气之初病也，其端甚微，或因些少饮食不谨，或外冒风雨，或内感七情，或食味过厚，偏助阳气，积成隔热，或资禀充实，表密无汗，或性急易怒，火炎上以致津液不行，清浊相干，气为之病，或痞，或痛不思食，或噫腐气，或吞酸，或嘈杂，或膨满，不求原本，便认为寒，遽以辛香燥热之剂投之，数帖时暂得快，以为神方，厚味仍前，不节七

情，反复相仍，旧病被劫暂开，浊液易于攒聚，或半月，或一月，前证复作，如此延蔓，自气成积，自积成痰，此为痰，为饮，为吞酸之由也，良工未遇缪药，又行痰挟瘀血，遂成窠囊，此为痞，为痛呕吐，为噎膈反胃之次第也，饮食汤液，滞泥不行，渗道蹇涩，大便或秘或溏，下失传化，中焦愈停，医者不察，犹执为冷，翻思前药，随手得快，至此宾主皆恨，药欠燥热颛伺，久服可以温脾壮胃，消积行气，以冀一旦豁然之效，不思胃为水谷之海，多血多气，清和则能受脾，为消化之气，清和则能运，今反得香热之偏，助气血沸腾，其始也，胃液凝聚，无所容受，其久也，脾气耗散，传化渐迟，其有胃热易饥，急于得食，脾伤不磨，郁积成痛，医者犹曰虚而积寒，非寻常草木可疗，径以乌附助佐丹剂，专意服饵，积而久也，血液俱耗，胃脘干槁，其槁在上，近咽之下，水饮可行，食物难入，间或可入亦不多，名之曰噎。其槁在下，与胃为近，食虽可久，难尽入胃，良入复出，名之曰膈，亦曰反胃，大便秘少，若羊矢然，名虽不同，病出一体，要略论，饮有六日，痰饮，悬饮，溢饮，支饮，留饮，伏饮，分别五脏诸证，治法至矣尽矣。第恨医者不善处，治病者不守禁忌，遂使药助病邪，展转深痼，去生渐远，深可哀悯，

无或曰：千金诸方治噎膈反胃，未尝癥姜桂等剂，何吾子之多言也，予曰：气之郁滞久留清道，非借香热不足以行，然悉有大黄，石膏，竹茹，芒硝，泽泻，前胡，朴硝，茯苓，黄芩，芦根，括萎等药，为之佐使，其始则同，其终则异，病邪易伏，其病自安，

无或曰：胃脘干槁者，古方果可治乎，将他有要捷之法者，或可补前人之未发者乎，予曰：古方用人参以补肺，御米以解毒，竹沥以消痰，干姜以养血，粟米以实胃，蜜水以润燥，姜以去秽，正是此意，张鸡峰亦曰噎，当是神思间，病惟内观自养，可以治之。此言深中病情，而施治之法，亦为近理。夫噎病生于血干，夫血，阴气也，阴主静，内外两静，则脏腑之火不起，而金水二气有养，阴血自生，肠胃津润，传化合宜，何噎之有，因触类而长。曾制一方，治中年妇人以四物汤加和白陈皮，留尖桃仁，生甘草，酒红花，浓煎入驴尿饮，以防其或生虫也。与数十帖而安，又台州治一匠者，年近三十，勤于工作而有艾妻，且喜酒，其面白，其脉涩，重则大而无力，令其谢去工作，卧于牛家，取新温牛乳细饮之，每顿进一杯，一昼夜可饮五七次，尽却食物，以渐而至八九次，半月大便润，月余而安，然或口干，盖酒毒未解，间饮甘蔗汁少许，或者又曰，古方之治噎膈反胃，未有不言寒者，予何不思之甚？予曰：古人着方，必为当时抱病者设也，其人实因于寒，故用之而得效，后人遂录以为今式，不比局方，泛编成书，使天下后世之人，凡有此证者，率遵守之以为定法，而专以香热为用也，虽然挟寒者，亦或有之，但今人之染此病，率因痰气

，久得医药传变而成，其为无寒也明矣。

无或曰：治脾肾以温补药，岂非局方之良法耶，吾子其将何以议之。予曰：众言淆乱，必折诸圣，切恐脾肾有病，未必皆寒，观其养脾丸，治脾胃虚冷，体倦不食。嘉禾散，治脾胃不和，不能多食。消食丸，治脾胃俱虚，饮食不下。小独圣丸，治脾胃不和，不思饮食。大七香丸，治脾冷胃虚，不思饮食。连翘丸，治脾胃不和，饮食不下。分气紫苏饮，治脾胃不和。木香饼子，治脾胃虚寒。温中良姜丸，曰温脾胃。夺命抽刀散，曰脾胃冷。烧脾散，曰脾胃虚。进食散，曰脾胃虚冷，不思饮食。丁香煮散，曰脾冷胃寒。二姜丸，曰养脾温胃。姜合丸，曰脾胃久虚。蓬煎丸，曰脾胃虚弱。守金丸，曰脾胃虚冷。集香丸，曰脾胃不和。蟠葱散，曰脾胃虚冷。壮脾丸，曰脾胃虚弱。人参丁香散，曰脾胃虚弱。人参煮散，曰脾胃不和。丁香透膈汤，曰脾胃不和。丁香五夺丸，曰脾胃虚弱。膈肭脐丸之壮气暖肾，菟丝子丸之治肾虚，金钗石斛丸之治气不足，茴香丸之治脏虚冷，玉霜丸之治气虚，安肾丸之治肾积寒，麝香鹿茸丸之益气，养正丹之治诸虚，朴附丸之治脾胃虚弱，接气丹之治真气虚，四神丹之治五脏，沉香鹿茸丸之治气不足，椒附丸之温五脏，苁蓉大补丸之治元脏元气虚，锤乳白泽丸之治诸虚，三建汤之治气不足，甚者类聚丹剂，悉曰补脾胃，温脾胃，补肾，补五脏，补真气，而各方条下曰舌苦，曰面黄，曰舌苦无味，曰中酒吐酒，曰酒积，曰酒癖，曰饮酒多，曰酒过伤，曰气促喘急，曰口淡，曰舌涩，曰噫醋，曰舌干，曰溺数，曰水道涩痛，曰小便出血，曰口苦，曰咽干，曰气促，曰盗汗，曰失精，曰津液内燥，曰气上冲，曰外肾痒，曰枯槁失血，曰口唇干燥，曰喘满，曰肢体烦疼，曰衄血，曰小便淋沥，悉是明具热证，如何类聚燥热，而谓可以健脾温胃而滋肾补气乎？经曰：热伤脾，常服燥热，宁不伤脾乎，又曰：肾恶燥，多服燥热，宁不伤肾乎，又曰：热伤元气，久服燥热，宁不伤气乎。又曰：用热远热。又曰：有热者寒而行之。此教人用热药之法，盖以热药治寒病，苟无寒药为之响导佐使，则病拒药而扞格不入，谓之远热者，行之以寒也。两句同一意，恐后人识此理，故重言以明之。今局方辛香燥热以类而聚之，未尝见其所谓远热也。用热而不远热，非惟不能中病，抑且正气先伤，医云乎哉。夫良医之治病也，必先求其得病之因。其虚邪也，当治其母，实邪也，当治其子。微邪也，当治其所胜，贼邪也，当治其所不胜，正邪也，当治其本经。索矩又谓杂合，受邪病者，所受非止一端，又须察其有无，杂合之邪，轻重较量，视标本之缓急，以为施治之先后，今乃一切认为寒冷，吾不知脾胃与肾，一向只是寒冷为病耶。论方至此，虽至愚昧，不能不致疑也，吾又考之要略矣。诸呕吐，谷不得入者，小半夏汤主之。疸病寒热不食，食则头眩，心胸不安者，茵陈汤主之。身肿而冷，胃室不能食

，病在骨节，发汗则安，心胸停痰吐水，虚满不能食者，茯苓汤主之。中风手足拘急，恶寒不欲饮食者，三黄汤主之。下利不欲饮食者，大承气汤主之。五劳虚极，羸瘦不能食者，大黄虫丸主之。虚劳不足，汗出而闷，脉结心悸者，炙甘草汤主之。虚劳腰痛，小腹拘急者，八味丸主之。虚劳不足者，大薯蓣丸主之。虚劳虚烦不得眠者，酸枣仁汤主之。夫呕者，胸满者，吐水者，下利者，恶寒者，肿而冷者，不能饮食者，虚劳羸瘦者，虚劳汗而悸者，虚劳而腰痛者，虚劳不足者，虚劳烦而不眠者，自局方之法观之，宁不认为寒冷，而以热药行之乎，仲景施治则不然也，痰者导之，热者清之，积者化之，湿者渗之，中气清和，自然安裕，虚者补之，血凝者散之，躁者宁之，热者和之，阴气清宁，何虚劳之有也，

无或曰：伤寒一门，虽取杂方，仲景之法，亦摘取之矣。吾子其忘言乎，予曰：伤寒之法，仲景而下，发明殆尽，局方是否愚不必赘，虽然仲景论伤寒矣，而未及乎中寒，先哲治冒，大寒而昏中者，用附子理中汤而安，其议药则得之矣。曰伤，曰中，未闻有议其异同之者。予俛而思之，伤寒有即病，有不即病，必大发热病邪，循经而入，以渐而深，中寒则仓卒感受其病，即发而暴，伤寒之人，因其旧有郁热，风寒外束，肌腠自密，郁发为热，其初也，用麻黄桂枝辈，微表而安，以病体不甚虚也，中寒之人，乘其腠理疏豁，一身受邪，难分经络，无热可发，温补自解，此谓气之大虚也，伤寒热虽甚不死，中寒若不急治，去生甚远，其虚实盖可见矣。

无或曰：脾胃，一门子以局方用药太热，未合经意，若平胃散之温和，可以补养胃气，吾子以为何如，予曰：苍朮性燥气烈，行湿解表，甚为有力，厚朴性温散，气非胀满实急者，不用承气用之可见矣。虽有陈皮甘草之甘缓，甘辛亦是决裂耗散之剂，实无补土之和，经谓土气大过，曰敦阜，亦能为病，况胃为水谷之海，多气多血，故因其病也，用之以泻有余之气，使之平尔，又虽察其挟寒，得寒物者投之，胃气和平，便须郅药，谓之平者，非补之之谓其可常服乎，

无或曰：调胃承气亦治胃病，谓之调者，似与平胃散之意义相近，何用药之相远也。予曰：调胃承气治热，中下二焦药也。经曰：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苦甘，功在乎导利而行之以缓，平胃散止治湿，上焦之药也。经曰：湿上甚而热，治以苦湿，佐以甘辛，以汗为效而止。

无或曰：治湿不利小便，非治也。非仲景法耶。何子言之悖也。予曰：淡渗治湿，以其湿在中下二焦，今湿在上，宜以微汗而解，不欲汗多，故不用麻黄葛根辈，

无或曰：局方用药多是温补，或以为未合中道。积热痼冷二门，其制作其

取用吾子，其无以议之矣。予曰：张仲景言一百八病，五劳六极七伤与妇人共三十六病，孙真人言四百四病，凡遇一病须分寒热，果寒耶则热之，果热耶则寒之，寒热甚耶，则反佐而制之，今列病之目仅十有余，而分积热痼冷两门，何不思之甚也，要略，中风脉紧为寒，浮为虚，肺痿吐涎不能效，不渴，必遗溺，此为肺中冷，甘草干姜汤温之。腹满痛，时减如故，此为寒，宜温之。下利，欲噤不能，此腹中寒也。胁下偏痛，脉弦紧，此寒也，宜大黄附子细辛汤温之。痰饮，脉双弦者，寒也。黄疸发热，烦喘胸满，口燥，又被火劫其汗，病从湿得，身尽热而黄，此热在内，宜下之。下利脉数而渴，设不差，则圉脓血，以其有热也。妇人能食，病七八日而更发热者，此为胃实气热，宜大承气下之。产后七八日，若太阳证，小便坚满，此恶露不尽，不大便四五日，发热脉数，时烦燥，食则妄言，此热在里，结在膀胱，宜大承气利之安。妇人，或中风，或伤寒，经水适来适断，有寒热，皆为热入血室，今局方不曾言病，而所谓寒与热者，其因何在，其病何名，果无杂合，所受邪果无时令资禀之当择耶？据外证之寒热，而遂用之，果无认假为真耶？果以是为非耶？

无或曰：以寒热为篇目，固未合经意，若其诸方果有合乎？予曰：以积热为篇目，固有可议，若诸方之制作取用，尽有妙理，吾其为子发明前人之意，恐可为用方者涓埃之助，夫紫雪者，心脾肝肾胃经之药也。通中散，洗心散，表里血气之药也，凉膈散，心肺脾胃之药也。龙脑饮子，胜冰丹，真珠散，灵液丹，上中二焦之药也。碧雷鸡苏丸，三黄丸，八正散，三焦药也。甘露丸，心脾肝之药也，凉膈丸，心脾胃之药也，抱龙丸，麦门冬散，心肺肝之药也。妙香丸，疏肠快胃，制伏木火药也，甘露饮，心肺胃药也。五淋散，血而里药也。消毒饮，气而表药也。麻仁丸，气而里药也。导赤丸，气与血而里药也。导赤散，心小肠药也。有升有降，有散有补，有渗导，有驱逐，有因用，有引经，或缓之以甘，或收之以酸，或行之以香，或因之以蜡，或燥之以苦，观其立方，各有所主，用方之人宜求其意，若夫痼冷门，尤有可议者，冷即寒也，内经以寒为杀厉之气，今加痼于冷之上，岂非指身恶寒，而口喜热之病耶，若以此外证，便认为痼冷宜乎？夏英公之常饵，乌附常御绵帐，不知湿痰积中，抑遏阳气不得外泄，身必恶寒。经曰：亢则害，承乃制，又刘河间曰：火极似水，故见此证。当治以咸寒，佐以甘温，视标本之先后，正邪之虚实，孰缓孰急为之治法，何至类用乌附丹剂，僭燥之药，抱薪救火，屠刽，何异古人治战慄，有以大承气汤下之而愈者。恶寒战栗，明是热证，亦有因久服热药而得之者，但有虚实之分耳。进士周本道，年近四十，得恶寒证，服附子数日而病甚，求余治诊，其脉弦而似缓，遂以江茶入姜汁香油些少，吐痰一升许，减绵大半，又与通圣散去麻黄，大麻，芒硝。加当归，地黄，百余帖而安

，又一色目妇人，年近六十六，月内常觉恶寒战栗，喜痰热，御绵多汗如雨，其形肥肌厚，已得附子三十余，但浑身痒甚，两手脉沉涩，重取稍大。知其热甚而血虚也，以四物汤，去川芎倍地黄，加白朮，黄耆，炒蘖，生甘草，人参，每帖二两重，方与一帖，腹大泄，目无视，口无言，予知其病热深而药无反佐之过也，仍取前药熟炒与之，盖借火力为向导，一帖利止，四帖精神回，十帖病全安。又蒋氏妇，年五十余，形瘦面黑，六月喜热恶寒，两手脉沉而涩，重取似数，以三黄丸下以姜汁，每三十粒，三十帖微汗而安，彼以积热痼冷为叙方之篇目，其得失可知矣。泄痢一门，其用锤乳健脾丸，朝真丸，驻车丸，呵梨勒丸，大温脾丸，黄连阿胶丸，胡粉丸，桃花丸，诃梨勒散，木香散，七枣汤，赤石脂散，养脏汤，御米汤，金粟汤，狗头骨丸，豆蔻丸，肉豆蔻散，三神丸，丁香豆蔻散，止泻丸，皆用热药为主治，以涩药为佐使，当为肠虚，感而成滑痢者设也，彼泻痢者将无热证耶？将无积滞邪？内经曰：春伤于风，夏为脓血，多属滞下，夫泻痢证，其类尤多，先贤曰：湿多成泻，此确论也。曰风曰湿固不可得而通治矣。况风与湿之外，又有杂合受邪，似难例用涩热之剂，今方中书证，有兼治里急者，有兼治后重，有兼治里急后重者，此岂非滞下之病乎，今泻利与滞下混同论治，实实虚虚之患，将不俟终日矣。

无或曰：然则泻痢与滞下为病不同，治法亦别，吾子其能通之乎？予曰：经曰暴注下迫，皆属于热。又曰暴注属于火，又下痢清白属于寒。热，君火之气，火，相火之气，寒，寒水之气，属火热者二，属水寒者一，泻痢一证，似乎属热者多，属寒者少，详玩局方，专以热涩为用，若用之于下痢清白而属于寒者，斯可矣。经所谓下迫者，即里急后重之谓也，其病属火，相火所为，其毒甚于热也，投以涩热，非杀之而何，谨按仲景之法，谓下痢脉滑而数者，有宿食，当下之，下痢脉迟而滑者，实也，痢为未止，急下之，下痢脉反滑，当有所去，下之安，下痢不欲食，有宿食者，当下之。腹满痛为寒为实，当下之。下痢腹坚实，当下之。下痢谵语有燥矢，当下之。下痢二部皆平，按之心下坚急，当下之。下痢已差，至其时复发者，此为下未尽，更下之安。下痢脉大浮弦，下之当自愈，风寒下者，不可下，下后心下坚痛，脉迟，此为寒，宜温之，脉浮大，此为虚，强下之故也。设脉浮革者，因而肠鸣，当温之，下痢脉迟紧，痛未欲止，当温之。下痢心痛急，当救里，可与理中四逆附子辈，下痢大孔痛，宜温之，观仲景可下盖十法，可温者五法，谓之下者，率用承气加减，何尝以砒丹巴礞，决烈燥热重毒之剂，谓之温者，率用姜附为主，何尝用锤乳，龙骨，石脂，粟壳紧涩燥毒之剂，

无或曰：可下者，岂非肠胃有积滞乎？不用砒丹巴礞，恐积滞未易行也，吾子以为未然，发明承气之意可乎？予曰：大黄之寒，其性善走，佐以厚朴

之温，善行滞气，缓以甘草之甘，饮以汤液，灌涤肠胃，滋润轻快，无所留滞，积行即止，砒丹巴礞，毒热类聚，剂成丸药，其气凶暴，其体重滞，积垢虽行，毒气未过，譬如强暴贪贼，手持兵刃，其可使之徘徊顾瞻于堂奥间乎？借使有愈病之功，其肠胃清淳之气，能免旁损暗伤之患乎？仲景治痢，可温者温，可下者下，或解表，或利小便，或待其自己，区别易治难治不治之证，至为详密，然犹与滞下混同立方，命论其后，刘河间分别在表，在里，挟风，挟湿，挟热，挟寒，挟虚，明着经络，堤防传变，大概发明滞下证治，元为切要，有行血则便自安，调气则后重自除，此实盲者之日月，聋者之雷霆也，

无或曰：局方治法，将终不能仿佛仲景之方耶，予曰：圆机活法，内经具举，与经意合者，仲景之书也，仲景因病以制方，局方制药以俟病，若之何，其能仿佛也，宋命近臣，雠校方书，彼近臣者，术业素异，居养不同，焉知为医之事哉，虽然知尊仲景矣，亦未尝不欲效之也，徒以捧心效西施尔，观桃花丸一方可见矣，即要略桃花汤也。仲景以治便脓血，用赤石脂丸者，干姜粳米同煮作汤，一饮病安便止后，药意谓病属下焦，血虚且寒，非干姜之温，石脂之涩，且重不能止血，粳米味甘，引入肠胃，不使重涩之体，少有凝滞，故煮成汤液，药行易散，余毒亦无，局方不知深意，不造妙理，但取易于应用，喜其性味温补，借为止泻良方，改丸药剂以面糊，日与三服，其果能与仲景之意合否也，

无或曰：河间之言滞下，似无挟虚挟寒者，然乎？否乎？幸明以告我。予曰：泄痢之病，水壳或化或不化，并无努责，惟觉困倦，若滞下则不然，或脓或血，或脓血相杂，或肠垢，或无糟粕，或糟粕相混，虽有痛不痛大痛之异，然皆里急后重，逼迫恼人，考之于经，察之于证，似乎皆热证实证也。余近年涉历亦有大虚大寒者，不可不知，敢笔其略，以备采览，余从叔，年踰五十，夏间患滞下病，腹微痛，所下褐色，后重频，并谷食大减，时有微热，察其脉皆弦而涩，似数而稍长，却喜不甚浮大，两手相等，视其神气大减，余曰：此非滞下忧虑所致，心血亏，脾气弱耳，遂与参朮为君，当归身陈皮为臣，川芎炒白芍药茯苓为佐使，时暄热甚，加少黄连，与两日而安。梅长官年三十余，奉养厚者，夏秋间，患滞下，腹大痛，有人教服，单煮干姜，与一帖痛定，少顷又作，与又定，由是服干姜至三斤，八日后，予视之左脉弦而稍大似数，右脉弦而稍大减亦似数，重取之似紧，余曰：此必醉饱后，吃寒冷太过，当作虚寒治之，因其多服干姜，遂教四物汤去地黄，加人参，白朮，陈皮，酒红花，茯苓，桃仁，煎入生姜汁饮之，至一月而安，金氏妇，年近四十秋，初尚热，患滞下，腹但隐痛，夜重于昼，全不得睡，食亦稍减，口干不饮，已得治痢灵砂二帖矣。余视之，两手脉皆涩，且不匀，神思倦甚，饮食全减

，因与四物汤，倍加白朮为君，以陈皮佐之，与十数帖而安，此三病者，若因其逼迫而用峻剂，岂不误人，

无或曰：局方诸汤，可以清痰，可以消积，可以快气，可以化食，口鼻既宜，胸膈亦舒，平居无事，思患预防，非方之良者乎？予曰：清香美味，诚足快意，揆之造化，恐未必然。经曰：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，气为阳宜降，血为阴宜升，一升一降，无有偏胜，是谓平人，今观诸汤，非豆蔻缩砂，干姜良姜之辛宜于口，非丁香沉檀，苏桂之香宜于鼻，和以酸咸甘淡，其将何以悦人，奉养之家，闲佚际主者，以此为礼，宾朋以此取快，不思香辛升气，渐至于散，积温成热，渐至郁火，甘味恋膈，渐成中满，脾主中州，本经自病，传化失职，清浊不分，阳亢于上，阴微于下，谓之阴平可乎，谓之阳秘可乎，将求无病，适足生病，将求取乐，反成受苦，经曰：久而增气，物化之常，气增而久，天之由也，其病可胜言哉，

无或曰：舍利别非诸汤之类乎，其香辛甘酸，始有甚焉，何言论弗之及也？予曰：谓之舍利别者，皆取时果之液，煎熬如饴而饮之，稠之甚者，调以沸汤，南人因名之曰煎味，虽甘美，性非中和，且如金樱，煎之缩小便，杏煎，杨梅煎，蒲桃煎，樱桃煎之发冒，火积而至久，湿热之祸，有不可胜言者，仅有桑椹煎无毒，可以解渴，其余味之美者，并是嬉笑作罪，然乎？否乎？

无或曰：妇人一门，无非经候，胎产带下，用药温暖，于理颇通，吾子其无忘言乎？予曰：妇人以血为主，血属阴，易于亏，久非善调摄者，不能保全也。余方是否，姑用置之，若神仙聚宝丹，则有不能忘言者，其方治血海虚寒，虚热盗汗，理宜补养，琥珀之燥，麝香之散，可以用乎，面色痿黄，肢体浮肿，理宜导湿，乳香没药，固可治血，可以用乎，胎前产后，虚实不同，逐败养新，攻补难并，积块坚症，赤白崩漏，宜于彼者，必防于此，而欲以一方通治乎，世人以其贵细温平，又喜其常服可以安神，去邪令人有子，殊不知积温成热，香窜散气，服者无不被祸，自非五脏能言，医者终不知觉，及至变生他病，何曾归咎此丹，余侄女，形色俱实，以得子之迟，服此药，背上发痛，证候甚危，余诊其脉散大而涩急，以加减四物汤百余帖，补其阴血，幸其质厚，易于收救，质之薄者，悔将何及，若五积散之治产后余血作痛，则又有不能忘言者，以苍朮为君，麻黄为臣，厚朴枳壳为佐，虽有芍药当归之补血，仅及苍朮三分之一，且其方中言，妇人血气不调，心腹撮痛，闭而不行，并宜服之，何不思产后之妇，有何寒邪，血气未充，似难发汗，借曰推陈致新，药性温和，岂可借用麻黄之散，附以苍朮枳朴，虚而又虚，祸不旋踵，率尔用药，不思之甚，

无或曰：初产之妇，好血已亏，瘀血尚留，黑神散非要药欤。予曰：至哉

坤元，万物资生，理之常也，初产之妇，好血未必亏，污血未必积，脏腑必未寒，何药为？饮食起居，勤加调护，何病之有，诚有污血体怯而寒，与之数帖亦自简便，或有他病，当求病起何因，病在何经，气病治气，血病治血，寒者温之，热者清之，凝者行之，虚者补之，血多者止之，何用海制，此方不恤，无病生病，彼黑神散者，用干姜当归之温热，黑豆之甘熟，地黄之微寒，以补血之虚，佐以炒蒲黄之甘，以防出血之多，芍药之酸寒，有收有散，以为四药之助，官桂之大辛热，以行滞气，推凝血，和以甘草之缓，其为取用，似乎精密，然驱逐与补益似难同方施治，设有性急者，形瘦者，本有怒火者，夏月坐蓐者，时有火令，姜桂皆为禁药，论语未达之戒，不知谁执其咎，至于将护之法，尤为悖理，肉汁发阴经之火，易成内伤之病，先哲具有训戒，胡为羊鸡浓汁作糜，而又常服当归丸，当归建中汤，四顺理中丸，虽是滋补，悉犯桂附干姜僭热之剂，脏腑无寒，何处消受，若夫儿之初生，母腹顿宽，便啖鸡子，且吃火盐，不思鸡子难化，火盐发热，展转为病，医者不识，每指他证，率尔用药，宁不误人，余每见产妇之无疾者，必教以郅去黑神散，与夫鸡子火盐，诸般肉食，且与白粥，将理间以些少石首鱼，煮令甘淡，食之至半月以后，方与少肉，若鸡子亦须豁开淡煮，大能养胃郅疾，彼富贵之家，骄恣之妇，卒有白带，头风气痛，膈满痰逆，口干经水不调，发脱体热，皆是阳胜阴虚之病，天生血气本自和平，曰胜曰虚，又焉知非此等缪妄有以启之耶。局方发挥终。